

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提防一時催百輛 再難來拼不得半夜賦桃夭

詩曰：

秦淮明月楚江秋，往事空悲碧水流。
啼鳥自鳴三月柳，飛花常送五湖舟。
誰家羌笛梅先落，何處秦箏雁不留。
忍向鍾情桃葉渡，香風片片過溪頭。

且表這皮員外因迷戀銀瓶姿色，不惜千金，結歡了李師師，招在家中，每日花攢錦簇，醉舞嬌歌。常言道：佳人有意郎君俏，紅粉無情子弟村。這子弟行中，鴛兒愛的是鈔，粉頭愛的是俏。假如潘、驢、鄧、小、閒一件不全，也不是嫖客，何況這皮員外只有了兩個字。那銀瓶少年，喜的是風流乖巧，皮員外幾個憨錢，那裡看得上。雖是勉強來坐坐，不住的往園裡走，或是過夜，到了牀上就推是心疼，把臉朝裡睡去了；常是這等睡到半夜，就走進去不出來了。要是別家窩巢裡，就好罵鴛子，打粉頭，做須硬勢，好使他怕。這李師師是有名花魁，養就的門面，誰敢往下看他？況這皮員外使過千金財物，偏要在人面前支架，賣弄「銀瓶怎樣和我抓打拿情」，就死也不肯說是嫌他的話。

常道：這子弟使了昧心錢。又道：多年子弟變成龜。他就明看出幾分破綻，和沈子金勾搭，也只道是幫閒的來襯趣，先拜認的姊妹，一字也不疑。後來，沈子金見銀瓶辭的他不像體面，到了後園閣子上，勸銀瓶道：「你還俯就他個體面，咱好行走，弄得淡了，生起疑心、醋起來，咱到不便。」那銀瓶是壞心的女兒，那知巢窩裡拿犯孤老的手段，他蹙著眉兒道：「看他那個臉彈子，生■磣煞人；一個嘴唇不知多大，常來人臉，怪毛瞪瞪的，一口蒜氣，到著人噁心半日。隨他怎麼，我去睡不成！」

到了七月初八日，是皮員外生日。李師師家設了四席酒，叫一班小優兒，請的是這須幫閒子弟。叫丫頭們先陪著斟了酒，到了月出時候，李師師和銀瓶打扮得如素娥相似，才出來把盞入席。把大門鎖了，把桌面移在堂前，另有添換的酒果。先是銀瓶送了客的酒，到了皮員外的酒，他偏不送，就送師師的酒。子金一齊插口道：「這才是兩口兒，偏俺們是外客。」師師笑道：「熟不講禮，姑娘到房裡下個私禮兒罷。」大家笑了。那小優兒一個是箏，一個是胡琴，唱道：

【繡帶兒】金盞小，把偌大閒愁向此消。多情常似無聊。暗香飛，何處青樓，歌韻遠，一聲蘇小。含笑倚風，無力還自嬌。好些時吹不去，彩雲停著。

【白練序】虛囂，那年少，曾赴金釵會幾宵。如天杳，江南一夢迢遙。酒醒後思量著，折莫搖斷銀鞭碧玉稍。徒誰道，兀的是渭水西風殘照。

【降黃龍】心焦，難聽他綠慘紅消。為他年半倚雕闌，恨妒花風早。倩盈盈衫袖，把胸中怎澆？灑酒臨風，按住了英雄淚落，還勞你把玉山扶倒。恁多情，似伊風流年少。暮雲飄，寸心何處，一曲醉紅綃。

直吃到三鼓，眾客方散。皮員外餘興未盡，指望移席到他臥房，和銀瓶挨肩疊膝，倚偎著一遞一口兒，親近頑耍，「也不枉了我費了這些鈔」。誰想銀瓶陪完了席，只想著沈子金沒得和他敘舊情，心兒悶悶不足，一直的走到後園閣子，開放月窗，拿起琵琶來，唱一套《憶阮郎》：

【玉交枝】燭花無賴，背銀紅暗劈瑤釵，待玉郎回抱相偎愛，顰娥掩袖低回。月到三更一笑回，春宵一刻千金債。挽流蘇，羅幃顫開，結連環，紅襦襖解。

【前腔】鸞驚鳳駭，誤春纖才 寸著香腮。護丁香怕折新蓓蕾，道得個荳蔻含胎。他犯玉侵香怎放開，俺尤雲滯雨權耽待。吃緊處，花香幾回，斷送人，腰肢幾擺。

皮員外獨坐燈下，覺得好沒滋味。因才 寸房裡沒人伏侍，師師撥了櫻桃來伺候姑爺，就來替他鋪牀。皮員外問道：「姑娘那裡去了？」櫻桃道：「姑娘身上不淨，向後房裡洗浴了才出來。」這員外慾火燒身，淫心四溢，看見櫻桃雖沒甚姿色，一時興動，把櫻桃按住。那丫頭不肯依，當不過那皮員外粗大有力，掙不起來。就剝下底衣，分開玉胯，直搗中間。那櫻桃原被銀瓶擁撮上，著子金偷了二次，不曾經大創，不覺哀痛告饒，怎禁得他恣情抽送，弄得暈了，半日方泄。櫻桃怕銀瓶知道，又不敢說，只得抹了血跡，一溜煙走了。正是：張生不得鶯娘意，借著紅娘且解饑。

原來沈子金和銀瓶約下，叫他在後園等他，因此銀瓶不肯出去陪皮員外，彈著琵琶通個信兒。子金伏在河崖柳樹下，聽那琵琶聲，知道銀瓶在閣兒上等他，蹓到園邊，有個短牆兒，跳過來。悄悄到閣子上，見銀瓶還沒睡哩，上得胡梯，就咳嗽了一聲。銀瓶知道，忙把燈吹滅了。上得樓來，二人再沒別話，子金把銀瓶抱起，自後而入，覺得鬆美異常。知道深夜無人，因此慢送輕迎，各人盡興而止。

卻說櫻桃被皮員外弄怕了，走到師師院子裡，還沒睡哩。師師問道：「你姑娘在前頭和姑爺吃酒哩？」櫻桃把嘴骨突著道：「沒在前頭，往閣子上去這一會了。他不出來，叫人家麻犯我。」師師道：「一個大生日下，不陪他前邊，卻來自己睡，不惹得姑爺怪麼！」說著話，往園子裡走。

到閣子邊，見把門掩著，有人在上面說話哩，師師站住了腳，只聽見銀瓶道：「兩個的事體，休教媽媽知道；若知道，你就不好進來了。你也來得勤了些。」沈子金道：「你放心，他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狀了。那一夜在他書房裡，把他弄個死，哄得他進去了，我才來你閣子上來。他就知道也不相干。」又誇師師牀上的好風月，怎麼樣頑耍。師師聽到此，不覺傷心大恨，心裡想道：「這小廝把銀瓶耍了，還要拿著我賣風情！」就悄悄回來，叫起七八個使女，拿著大棍、門栓，藏在園裡，大叫：「閣子上是誰說話？」唬得子金穿衣往外走不迭，才待扒牆，這些女人們上去，一頓捧棍，沒頭沒臉，打個鼻青眼腫，方放條路，越牆走了。從此吩咐家人，再不許沈子金進宅子了。

師師才上的閣子來，把銀瓶大罵了一頓，還要拿鞭子來打，唬得銀瓶跪在地下，不敢言語一聲。師師道：「我這樣抬舉你一場，還背地偷漢子，拿著甚舌頭兒！好不好我剝了你的衣裳，叫你和湘煙一班兒去站門子，不拘甚麼漢子，給我弄個飽漢子。」

道：「娘教我知道了。」師師罵到四更時候才下閣子去，使兩個丫頭守著銀瓶睡不題。

到得天明，嚷得滿院子知道，說是園裡有賊，虧了知覺趕散了。皮員外雖不做聲，也放在心裡。從來說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不為。這子金和銀瓶勾搭了一年，這些粉頭們也都看破了幾分，因子金和師師有些連手，誰敢說他。又說銀瓶把頭上赤金簪子和珠子，成包給他裝在荷包裡，也都不平。

那一日合該有事，皮員外八月十五日又請他幫閒的弟兄吃酒，見沈子金洗手，一個紅葫蘆兒——金線結的，「原在銀瓶抹胸前的，怎麼在他腰裡？」十分疑惑。皮員外因銀瓶不奉承他，也久不快，掀起了金裙子，妝看合包，輕輕的一手揪下來，只弔了根繩兒在裙帶上。子金忙來奪，只是不放手。子金見皮員外疑心，就放了手，道：「哥，你明日不還我，管教拿你件好東西來准了。」大家散了。員外回到臥房，見銀瓶不在，使櫻桃叫兩三遍不出來，員外十分不快，著櫻桃稟媽媽去。

這銀瓶自從犯事以後，也不敢十分拒絕皮員外，自知自愧，出來幾遭，只是勉強，全無實意。那皮員外得了紅葫蘆，在燈下看著銀瓶道：「我一件東西，是一個人送的。」銀瓶不知道，只道是好話，問是甚東西。皮員外取出紅葫蘆來，道：「你的物兒怎生送了沈子金？你家拿著我妝幌子，你可養漢！」把那紅葫蘆照臉一摔。銀瓶道：「一件東西就沒有一模一樣的？怎麼就執著是我的！」皮員外惱了，把抹胸扯起來道：「可不是係這個的去處，因甚麼沒了？」把銀瓶打了兩個巴掌，險不跌倒地下，拿起一根栓門小棍子，一把彩倒，打了一二十。虧了櫻桃同眾丫鬟拉開，銀瓶哭著往後房去了。皮員外怒氣衝衝，叫開大門，和小廝往家睡去了不題。

從來樂極生悲，甜中生苦。人無千日紅，花無百日好，世間都是這等變化不常的。月明到了十五，還要漸漸缺了半邊，何況這世人心，那有吃沙糖到底的？正是：

參破偷情二字禪，好姻緣是惡姻緣。

既傷天理還傷命，壞卻聲名又使錢。

樂久到頭終有散，情濃畢竟結成冤。

何如偕老梁鴻婦，舉案齊眉到百年。

卻說這皮員外走到他宅子裡，尋思著惱了一夜：「才知道沈子金串通鴿子，著我使慳錢，他做鬪客，這不是俺買酒他先醉！」次日，請孫寡嘴來，告訴要著他上李師師家說話：「我陪著一二千銀子，不得和老婆睡一夜，到貼了別人，我當著個不要宿錢的忘八。不如看個日子，抬了我家來罷，再不容見客了。如今弄得又不像表子，又不像良家，到不如我明明教他接客了。」一面去說。李師師見漏出馬腳來，也沒話說，只推道：「姑娘年幼，不知好歹，著姑爺生氣。等慢慢的你京裡修造起個宅子來，齊齊整整的，有些體面，人也好看。」孫寡嘴回了皮員外。

李師師這裡又請沈子金來，要他回皮員外說話。子金使性子不來。請了兩次，子金有心要看銀瓶，怕拉脫了，忙忙的來到客廳內坐下。只見櫻桃來掀起簾子道：「姑娘有句話，叫你到二更天過來，聽著我喚貓就過來。」一言未了，湘煙出來，驚得櫻桃走去。李師師請進子金去書房說話，道：「你好個人兒，小小的年紀，妝風撒漫的，一句話也藏不住，和這些孩子們驢印狗鳴的，有一點老成氣兒？俺這門戶裡好容易妝得體面，你件件不細密，如今著人看破，怎麼道理？當初說過銀瓶不許過門，你講的，有寫的婚書。今日皮員外著孫寡嘴來，要使轎抬過銀瓶家裡住去，也要講過口，若不拿些大大的財禮，也難道就使頂轎白抬了去罷！」好個沈子金，見李師師又動了財心，就順口道：「這個不打緊。皮員外當初的禮物，不過是包身的光景，今日要一手兩開的營生，也惜不得費。娘這裡甚麼口氣？兒子好去說。他昨日從洛陽販了五千筒青白布來，營裡官兵們出不上價，還沒賣哩，一時無錢，就兌過貨來也罷。」說著，李師師喜了，才問道：「這紅荷包的事，他把銀瓶打了幾下，都是您惹的！我看你甚麼臉兒見他！」說著笑了。子金道：「我們小人家好頑，那日問銀瓶姐討了這個樣子，要家裡照樣去做，誰想他動起這個疑心來。一向不來，也就為著這個嫌疑，常常遠著些，人沒得說。」師師道：「這風月機關上說道，章台路不是容易走的，偷寒送暖，全要把口兒放穩些，到處裡就容得了。」說著話，拿茶來吃了，著子金晚上來回話。子金謝了茶，走身去了。

原來光棍巧嘴，只哄得人一遭，今日皮員外吃了橄欖，曉得回味了，那有還聽沈子金的話？因師師動了財心，順水流船，哄他個笑臉，好來走動。因此，子金出了門，不尋皮員外，竟到了自家屋裡，算計：「如今皮員外看破了，決不肯把銀瓶放在他家裡；我又有這一番破綻，連皮員外不行走。可惜一段極好姻緣，半路裡做了露水夫妻。」又想起銀瓶的情來，生死難開，兩下難捨：「不如尋個機會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好個妙計，只今就與銀瓶算計定了。趁此機會李師師求我說話，不提防這一著，教他終日打雀兒，被老鴉賺了眼！」因等到黃昏，挨到二更，換到黑衣裳，暫到河邊，在李師師後園牆下，伏在柳樹影下。只聽見櫻桃在牆上露出臉來喚貓哩。當初銀瓶的前身銀紐絲，接引南宮吉成奸，原是喚貓為號，今日又犯了前病。有《貓兒·山坡羊》一首：

貓兒貓兒，你生得十分甚妙，幾日不見葷腥，就嬌聲浪叫。你生得掛玉金鉤，雪裡送炭，實實的稀罕，又會得上樹扒牆，輕身的一跳。老鼠洞裡，你慣使眼瞧；紅綾被裡，親近了我幾遭。你有些兒毛病，好往人家亂走，怕的是忘了俺的家門，錯走了路道。昨日裡喂得飽了，不知往誰家去了。你休去竊肉偷雞，惹得王婆子家吵吵。貓貓，你口裡念佛，偏喜這點腥臊。貓貓，你早早來家，怕撞著那剝皮的去賣了。

這子金聽著喚貓，順著柳樹往牆上下來。牆原不高，櫻桃使個杌子接著。銀瓶半卸殘妝，倚門而候。這一時把角門關了，櫻桃原是一路的，又早已賞了他的花粉、戒指兒，買的不言語了，只落得兩個人放心說話。上得閣子，把窗上雨搭兒下了，望不見燈光。銀瓶倒在子金懷裡，眼淚簌簌，只不敢高聲啼哭。子金也自傷情流淚。銀瓶道：「如今皮家要抬過門去。我的哥哥，咱就再不得一面了。我當初原為你才許了他，既然他兩人拆散了，我死也不肯嫁他！我的哥哥，今夜見你一面，辭了你，我明日一條帶子就弔殺了。我的哥哥，你還來送我送兒。他這巢窠裡有甚麼情，不知給口棺材那沒有！」說到這裡，和子金二人抱頭痛哭，連櫻桃也在旁揩淚。

子金看著櫻桃道：「我的姐姐，央及你下樓去替我聽著些動靜，怕那院子狗咬，我好早走。休再做了那一夜，險不打殺了。」哄得櫻桃下去了。子金道：「姐姐，你且休哭，我有個心腹話兒單來和你商量。如今咱在這裡已是做不成夫妻了，你花朵的人兒，難道就死了罷？如今只有一計：這園後就是汴梁河，南船極多，賃下一隻小船來，這裡裡接了你去。我又沒有爺娘家事，沒有妻子，戀著甚麼？咱往南京去投奔我的姑夫——在鎮江水營做把總。有了咱兩口，那裡掙不出飯來吃，肯在這裡乾死了罷！」銀瓶聽說，把淚揩乾，道：「哥哥，你有這個法兒，十分的好。只怕你沒錢，那裡去湊去？我這臥房有五個大箱，都是盛的皮家來下的金子釵兒、珠子挑鳳縷絡罩面兒。皮員外的大元寶，李媽收去。還有他的包席的銀子，封在這箱裡。還有好些整匹綢緞，不曾剪的，也還值八九百兩銀子。你早早安排停當。我這裡度日如年，知道那廝幾時來抬我？只得這二三日矣。僱下船，趁月黑頭好接這東西。送衣報後請

我的鏡架銅盆等物哩。你平日打的好彈弓，把個彈子打在我這樓上來，是個信，我好安排。連櫻桃多拐了去，路上好服事。」說完話，二人如何肯罷，就在牀沿上勉強相親，一度而別。銀瓶取出金鑊二副、零銀一大包，交與子金，依舊過牆去了。

到了明日，子金自到汴河口賃了一隻浪船，是蘇州因送人的家眷坐上來的，今急要回南，只使了十五兩銀子，僱到揚州。立了契，交了五兩銀子，說是家眷船。他把家下心愛的物件、隨身被褥先下了船，吩咐進喜在船上守著。他挨到日晚，到那河邊汝打雀兒，照著銀瓶閣子——不過數十步，一個彈子，輕輕打在樓板上。內有一條紙兒裹著，不敢多字，只寫了「三更」二字。銀瓶時刻在念，等信已久，把箱籠包裹停當了，見了泥彈，不勝之喜，和櫻桃久已說通：「要出去從良，在這巢窠裡，終來不是個常法」，講成一路。

等到三更夜靜，子金早把船泊在園後柳蔭下，哄得艍公睡下。他是熟路，進得園來。櫻桃已把皮箱物件搬在牆根，使一張桌子閣得高高的，子金一一運過牆，搬上船來。搬完，櫻桃攙扶著銀瓶，同扒過牆來，子金俱接下去了，各進了艍。那船家是個蠻子，只道是夜裡才搬得家眷到了。正是順風，一夜就走了八九十里不題。

到了天明，不見櫻桃過院子來取洗面水，李師師起來得又晚，等到日午，角門還不曾開。叫了半日，沒人答應，把門掇開看了看，那裡有個人影？樓上拾得空空的，一地都是紙，連琵琶、箏都拿了去了，只撇下一個馬桶、西牆根下一張桌子。報與師師知道，嚇了一個立睜。這才是強盜的東西被竊賊剗去。即忙使人往旱路上四下跟尋，又忙報與皮員外騎馬去趕，貼帖子說「報信的五十兩」。那知他風高水路三千里，帆掛揚州幾日程。

不說生氣睜了皮員外，活惱殺李師師，後來告狀打官司不題。卻說這子金一路長行，過了淮安、高郵湖，順風到揚州關上，泊下船。銀瓶甚喜，見了些山水人煙，一路上鮮魚美酒，手邊不少銀錢，大吃大弄，強似那汴梁風景。或是子金吹笛，銀瓶吹簫，櫻桃管燉茶酒，到夜來一牀而寢，好不快活。正是：

從來好事不堅牢，彩雲易散琉璃脆。

不知將來怎麼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隔簾花影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